

張子全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高安朱
氏藏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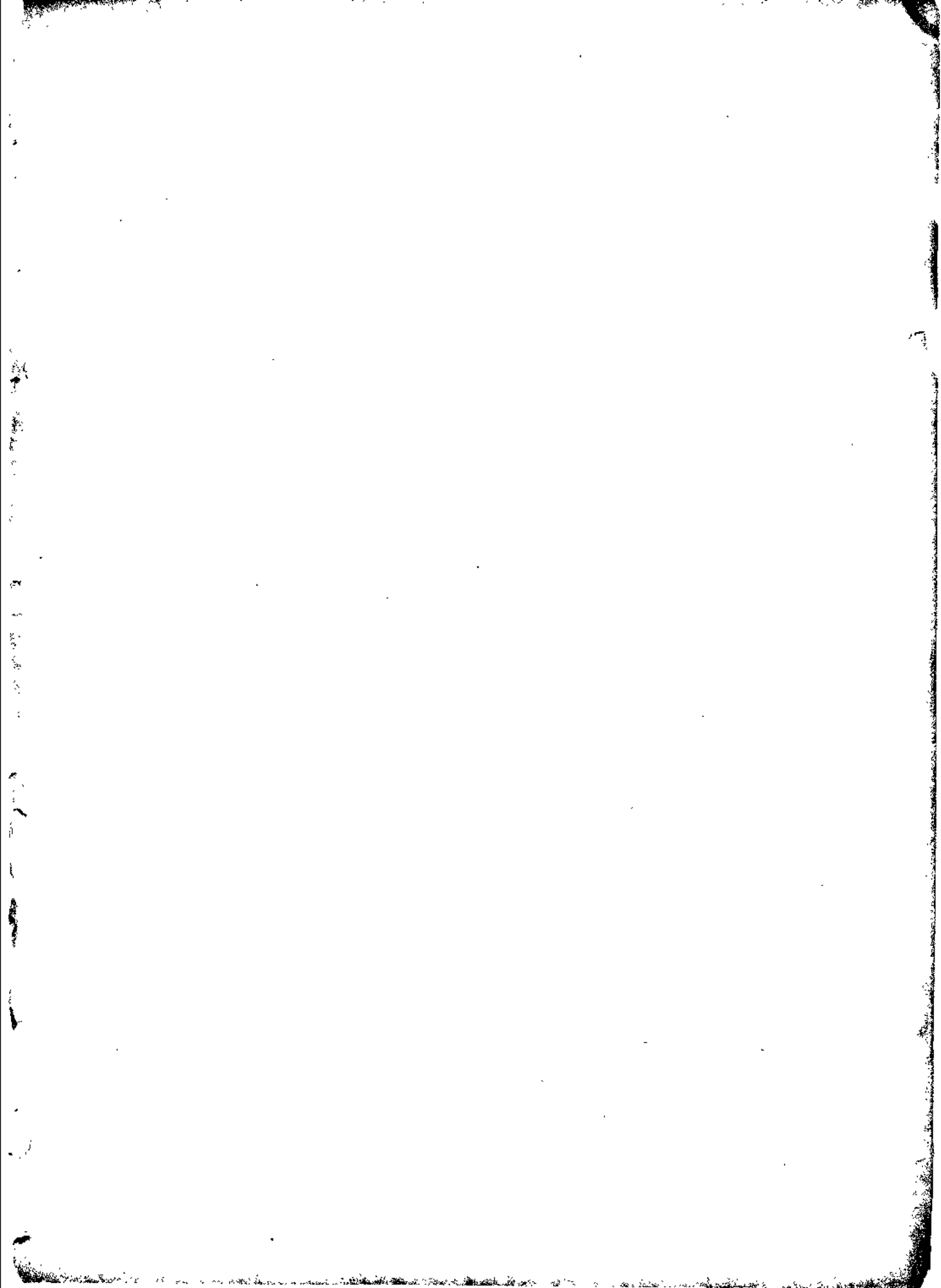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張子全書序

歲己丑予奉

命巡學陝右蒞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張子廟雖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覺斂容屏息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繩武示予橫渠全集且曰是書多錯簡欲重刻未逮也予自幼讀西銘正蒙雖未窺見奧蘊然每一展卷輒胸臆爽豁既得讀全書益有鼓舞不盡之致焉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于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菴曰張子以禮爲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着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卽約禮復禮的傳也西銘言仁大而非夸蓋太極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體虛而微用弘而實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縕風雨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卽器卽道皆前人之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者大蔽也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卓哉張子其諸光輝而近于化者歟若其所從入則循循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勸有法息有養聯有存數語盡之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予也不敏何足以言學然竊喜讀張子書而有鼓舞不盡之致用校正而梓之以成博士志焉時

康熙五十八年冬至月高安後學朱軾序



張子全書卷之二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志熙可事全校

西銘

此一篇聲韻而轉人坤宮一盡大事父母親母之人道物以皆事己天之地兄

日語
 於毫蓋愷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下意一味以實之皆下同學
 自而之則東銘理望意蓋自學若銘則雖分復微味非之失
 皆氣象之所及深廣陝判然同是以前門事以然其詞開示學
 曹爭端曰東銘西銘雙字謂厚察人愚也學古訂力頑伊志先好雅為
 朱士子宗彥善姓張學名戴字厚察人愚也學古訂力頑伊志先好雅為
 中士子宗彥善姓張學名戴字厚察人愚也學古訂力頑伊志先好雅為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措而言之

地之二是則謂破卻全玄母以神靈一乾地天箇皆不朱
賦心體深是較破初是謂所天真言乾坤來地氣乾是子
以但借人坤其不虛倫生下實性母者○是都之天曰
形事其之物實爲有義初之與一此所養父之下透氣地氣
父天分言實爲有義初之與一此所養父之下透氣地氣
母蓋之而無父也強無言坤家所以爲母一之了天得細
固父慈未所母○只實以坤中以爲母身父○下分香
我母則察亥而某見體形都感親性同言則母自之明他
之生又父施以所利而容千一而豈父一父混家皆理
父我不母天膠論審小仁涉人仁非母牧母然言坤理一
母者得之不與悉斥銘套之破其而民天則各所中乾而
也也辨乾有之私以育之而神之母然言母從成殊
天而辨乾有之私以育之而神之母然言母從成殊
地所也坤所故意己卸是我之取也愛哉若以之無家徵成天
亦以西○雖未親正意是我之取也愛哉若以之無家徵成天
我之生西○安擬爲進實利然若物古推之爲乾所問之徵成天
父者真之今以言合有則銘必其君體坤以蓋母德凡
母天氏有來篇爲讀以諸分是別所聖謂賢仁如體此者
也地日誨者渠增之錦聖謂賢仁如體此者
朱也西而猶以長言其不所當無
子天錄初以長言其不所當無
曰賦推未橫之渠意
父以事嘗渠之渠意
母氣親有渠之渠意

張子全書卷一

—
—
—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illegible]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湯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張子全書 卷一

問自愚者酒至是勇於天從今此六望賢事可見理一分殊存乎兩子曰
推言可養英問曰西類封事之誠不說孝錫是是親事親推事不能無心以事
能盡得孝道曰正處輪正之誠是如只是此親卻不免有真正之親周正處若
天耳純然就無此生教自處死便是故取心曰天不有聽得受似之真也
人有所逃而待無妄中若教自處死便是故取心曰天不有聽得受似之真也
問申何生也曰舜之佐底也實自沉溺故曰申生待道不聽得受似之真也
曾同何生也曰舜之佐底也實自沉溺故曰申生待道不聽得受似之真也
以我者一歸之仁也伯奇與我吉者終身之仁事不佞如傾側受之其故
所自事恐天也天不靈信有妄使而事陷人邪西人銘則大寧安故有以之不失
之者論曲也水○荷蓀衣孫氏履花覆金奇清朝禮作吉言傷前聽後見妻以之
琴瑟我曲由茲書以河衣孫氏履花覆金奇清朝禮作吉言傷前聽後見妻以之
殺孝已尹吉茲書以河衣孫氏履花覆金奇清朝禮作吉言傷前聽後見妻以之
遺亡已尹吉茲書以河衣孫氏履花覆金奇清朝禮作吉言傷前聽後見妻以之
不有知義事與女子而王國子起進奇當人用力以擊其不無疾言何失
授琴而敢使事父體慈悅然起進奇當人用力以擊其不無疾言何失
若是是若事父體慈悅然起進奇當人用力以擊其不無疾言何失
此只是若事父體慈悅然起進奇當人用力以擊其不無疾言何失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賤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不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戰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榮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
 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愧於天
 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慎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明論甚當蓋說親喪然以上
 句當貴貧賤之節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遠說今致云孝子之身存

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
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
之終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
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
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
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
異等而不格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
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
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幼爲理一而必厭識於
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
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
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
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爲此解後得尹
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
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
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
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
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
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
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
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子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子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言禪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
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北溪陳氏曰非惜與萬物爲一處爲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
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云實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其地
後日用酬酢無住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

體物之無難	者以接所甚入	亦方爾不遠○	只是有人宜在	言謂問學漢	其訂事字氏	理之物是夫須	之備出非人明	一言來判從道	爾若然是史此
	於絕事已一	己異物傷段	獨事仁入說	立物者爲乃	時自與景地	無人物要位	甚物同此高	衆而工者銳	事出凡夫之得
	此凡言上學	物已言上學	字真微學取	皆入理下者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與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醉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已失西也西
乾乾銘廣羽山
游父綢綢道真
先坤領領先氏
生母亦在生曰
以之只性賢皆
爲所道其游
即歎其數能先
中子體三求生
者其言之見
之爲性而語西
理天之終言銘
地也二篇之卽
豈克言之外煥
不肖而鏡然不
省終無非逆
哉子篇乎世
而反教者於
復人或以心
推以明未曰
亦天金論此
欲命其中吉
人之意之
不性理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錢如原或之何道問
 德曰言伊
 故昔李川
 曰句性
 虛極之西
 位不謂銘
 大是道原
 要定西道
 未名銘之
 說處達宗
 到任天福
 上命如之
 跟不何
 敵妨謂朱
 伊有性子
 川仁銘曰
 言之了西
 西道○銘
 銘錢問更
 原之原從
 道道上
 之仁上面
 宗之數說
 祖句來

如以民爲同胞謂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竝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

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予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張子全書卷之二

晦翁朱熹註釋

後學朱志熙同校

正蒙一
門人
未嘗
語者
中至
以中
經通
不推
生若
功而
日青
以清
未正
命者
所其
氣徒
之然
明名
百正
之來
之伊
之筆
云耳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
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
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平
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
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
易不如

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氣道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體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分作兩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墮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蔽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生出一個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時節○此物是氣之不散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損不齊○此物是氣之不散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文會言○此物是氣之不散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混了言○此物是氣之不散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大義如○此物是氣之不散又生出一個物即他物之意轉便是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
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
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
爲春萬物採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
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
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
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
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風
風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陽常變之地陰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
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乎事○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無非○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凡天○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用處○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非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故神則陰陽消長無窮而見
行故○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虛事○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
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
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
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
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
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
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
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歲衰故歲歷一辰辰
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星之常動者二日一宿恒星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金木水火土之
而天○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乎也○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左天○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非實○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土之○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乃地○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運也○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而光○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是二○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氣此○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凡圖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
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
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
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于

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于
氣此○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是二○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乃地○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運也○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而光○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是二○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氣此○此語極精一故神兩故化推行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 度月城其而日度一本上天周六定或
 度月急則與有算見者十數積進三十張問
 其之冷小反主九著見賢有九一而至一百五
 說外疏轉在星乾那日家爲分夜日三度六度說
 可更上轉之則曆相月以二度三所百則十四日曰
 避行二擡說極是去處之進十之百選六十三
 十難極極順度度數九十七六之十爲度度皆道
 入都精天算度爾難日至十度五退四之是左
 及是如左○數乃算半二五亦日一分一左旋日
 宿是以轉天多云只強十度恰四度度又旋月
 諸轉一而無今日以與七日四退分二之進隨右
 星兵大緩體以行選日日分盡日日一過得右
 皆有輪急二其選數會半度本之天一起好行
 循急在各十相月算強之數一進度度蓋如
 天有外不八近行之數而一退則二端日何
 左慢一同宿處速此爲一行與天度終行行曰
 行便小不便言此是順周不天所則度速甚自
 一覺輪隨是故錯載天天盡會進日端健疏
 日日載天易經法而與比而過爲無次一家
 一月日而總算也故左初天成之退贏于日有
 夜似月定然然者謂數進雖爲一度二正天
 一右在左天季家之度又也度二極一夜說
 周轉內橫而過若有爲又了月恰趕恰日周人
 天丁大渠定云順行逆行十行周天好一三皆
 一禮輪少日西算取天二三邊得不被夜百守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乎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

不已也陽曰上地曰降而下者虛也陽曰降地曰進而上者盈也此

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

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其繫曰月朔望其精相感

道之在天地最低下故稍寬短故其畫南夜下入地纔三十二一四度而爲巴冬畫夜	夏地日在道十度上最下故稍寬短故其畫南夜下入地纔三十二一四度而爲巴冬畫夜	與地有一道相度陰陽之氣最盛五度正當其地之日形之斜間淹滯浮力皆南半地其北觀	升地降氣一四升地而淹滯浮力皆南半地其北觀	上北在故舟中但見岸此昇移晷不夜知其短轉地至有升降則然上處包	坤北遊過內方升其異三歲會遊數夏方五千里日下其陰降人如數	天龍以月潮此位之爲候皆用舊歲今午考此西曆爲四方之正位	地龍以月潮此位之爲候皆用舊歲今午考此西曆爲四方之正位
-----------------------------------	-------------------------------------	--------------------------------------	----------------------	-------------------------------	-----------------------------	----------------------------	----------------------------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illegible]

